

今何在小说《悟空传》:

后现代皮相下的现代主义写作

□姜振宇

今何在这个名字在2000年前后逐渐凭借《悟空传》而广为人知。在这部作品出现之前,对经典文本的无厘头式解构已经随着周星驰的系列电影蔚然成风。而与《悟空传》前后时间出现,同样以《西游记》为解构对象的文本还有明白人的《唐僧传》、慕容雪村的《唐僧情史》、冰沁雪儿的《唐僧日记》、林长治的《沙僧日记》、吴俊超的《八戒日记》等作品,它们也已然开始将轻松跳脱的网络语言、对原始情节的颠覆性解读等引入到文本当中,消解意义和情节的“搞笑”,在当时成为基本的创作风格,这在《悟空传》当中也有着充足的体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悟空传》最初也并未脱出其语言特色吸引眼球的套路,但之所以能被誉为“网络第一书”,实际上是因为作者在对原始文本进行解构之后,重新丰富了整个叙事的框架以及人物形象——这种丰富尽管多少能在《西游记》中隐约找到脉络,但实则主要来源于作者本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者因为《悟空传》的文本结构、语言特征及人物形象而将其归入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范畴,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如若详细考究其文本产生的外部背景及内里脉络,可知在其碎片化、颠覆式的语言之下,实际上既有自洽的情节逻辑线索,也有颇为坚定的关于启蒙、反抗与个体觉醒等纯属现代主义的宏大命题——这也恰是小说既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又有强大的审美感染力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悟空传》得以在相当广大的读者群体中获得认同。

小说的语言看似“无厘头”,但其结构的纷繁复杂实际上始终是用“无厘头”在暗中埋伏下了后文的线索,例如在小说开篇:

四个人走到这里,前边一片密林,又没有路了。
“悟空,我饿了,找些吃的来。”唐僧往石头上大模大样一坐,说道。
“我正忙着,你不会自己去找?……又不是没有腿。”孙悟空拉着棒子说。
“你忙?忙什么?”
“你不觉得这晚霞很美吗?”孙悟空说,眼睛还望着天边,“我只有看看这个,才能每天坚持向西走下去啊。”
“你可以一边看一边找啊,只要不撞到树上就行。”
“我看晚霞的时候不做任何事!”

在对文本进行细读之前,很容易得出“诸如此类毫无方向感的无厘头对话充斥全书”之类的判断,但实际上,这一段与稍后猪八戒对星星的迷恋相映成趣,并且在白龙马那里被表述为“……你和孙悟空都有这怪毛病,一个晚饭要对着西边吃,一个半夜不睡觉看星星,那个沙和尚也不是很正

常,整天拼着些破碗片唉声叹气!”从小说整体来看,这里暗示着的是小说文本当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人的关键性情节:在孙悟空、猪八戒那里,主要是分别与紫霞和嫦娥之间的爱情,在沙僧则是漫长的屈辱与背叛。从文本整体来看,尽管作者在叙述中有意将人物线索的逻辑与故事发展的次序打乱并混杂在一起,但在其细部,“一致性”却从未被打破——作者有意在文本中加入的那些插叙,造成的效果时而略显生硬,时而却宛若神来之笔。

可仅在此时,得到表现的依旧只是种种线索的汇聚焦点,更大的意义指向蜷缩在滑稽乃至荒诞的场景当中;也正是这种颇具“无厘头”风格的语言,成功地在丰富、深沉的情节以及意蕴之间有意拉开了距离。尽管文本以“没有路了”这样举重若轻的语句开头,崇高依旧是以荒诞的形式得以表露的;这种荒诞与崇高之间的急剧落差,赋予文本以强大的张力——这也是贯穿《悟空传》甚至今何在整个创作历程的标志性风格。

与其语言风格相类似,《悟空传》的颠覆性和“无厘头”的特质都深受电影《大话西游》的影响。在电影中,“西天取经”的基本情节被大致遮蔽了,主要的表现对象是主人公至尊宝到孙悟空的人物形象变化以及穿插其中的爱情故事。尽管电影以相当丰富、夸张的画面表达了踏上取经之路所需要的痛苦和牺牲,但在观众接受的过程当中,汇聚在影片末尾“他好像条狗啊”这句台词中的自我否定与牺牲的悲剧性,更多地被其他“经典”台词、无厘头桥段以及颠覆性的人物形象所掩盖,其中荒诞或“无厘头”的恶搞形式与宏大叙事的个体悲剧之间强烈的冲突,给一般观众留下的仅仅是尚待揣摩或者遗忘的空白而已。

电影《大话西游》的风格和缺憾及其语言上的荒诞感、人物形象的颠覆性,在《悟空传》当中都被作者或多或少地进行了相对成熟的处理。无论是《大话西游》还是《悟空传》,其反抗的对象实则是“传统”话语空间中的神佛与妖魔。绝对善恶评判中截然对立的不同力量被消解了,而无论是妖魔还是神佛,无一不被重新进行了人格化处理。考虑到《西游记》原始文本及其种种解读的复杂性,从内里精神上看,颠覆的力度究竟有多大是可被重新讨论的,但作为具有明确市场指向的《大话西游》,颇具消费时代特征的语言系统和表现形式无疑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电影中的唐僧、白晶晶、紫霞等人物的台词以及相关情节,都在《悟空传》里有一定的延续,尤其是电影中唐僧形象极为经典的“话唠”特征,也在今何在的小说中被一再引用。

作为单独的小说作品,《悟空传》是完整的,但其“完整”的意义需要同时放置在传统小说《西游记》和经典电影《大

■短 评

■新作快评 徐皓峰非虚构作品《武人琴音》

《人民文学》2014年第4期

追寻逝去的真武林

□尹 东

说起武林,有个词可以通用,那就是“江湖”。实际上,武林并不等于江湖,而江湖也并非武林人士口中的“江湖”,这两者之间相去甚远,惟一相同的地方,或许只能用“狭义”二字概括。

30多年前,当金庸先生用他手中的笔勾勒出一个个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江湖儿女时,我们沉醉其中,心中难抵武侠小说的魅力,如痴如醉地希望能在江湖中快意恩仇。但是,究竟是什么才是江湖?金庸先生笔下那些大侠们出神入化的武功可有历史渊源?这世上是否真有武林高手?真正的武功是什么样的?武林宗师们的人生境遇如何?

恐怕没几个人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当历史的巨轮无情碾碎时代时,当武侠的辉煌逐渐暗淡无光时,当我们渐渐快要忘记武林时,有一个人执著地坚守在江湖之地,用最真实、最纯粹、最令人敬仰的方式,以晚清民国武林宗师嫡传弟子的口述为蓝本,用平实、行云流水、琅琅上口的口述体语言,向我们展示了晚清民国时期名噪一时的形意拳一门三代大师的人生历程,在江湖将要被时代湮没时,追忆了将要逝去的真实武林世界。

徐皓峰执笔的非虚构作品《武人琴音》是由形意拳大师嫡传弟子韩瑜口述的,是一部颠覆我们想象中江湖的神作。作品不同于以往武侠小说的气质,被冠以“新硬派武侠”的名称。整个作品分5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列有小标题,讲述武林内外鲜为人知的轶事,通篇连成一气,把一个真实的武林勾勒得淋漓尽致,让人欲罢不能,大呼过瘾。

第一部分“称门”以及第五部分“应验”,首一尾,交相呼应。首,是沉重严谨地道出这个作品得以诞生的缘由;尾,是感叹渐行渐远,将要逝去的武林。言语间有种侠气,就像如今还坚守在日落江湖的武林中人一样,可以挺直腰杆地说:吾辈虽为江湖草莽,但吾辈侠义犹存,起码,为国为民之大侠者,不乏其人。

第二部分“为人”最为精彩。这一部分主要讲述一代大师尚云祥拜师、习武、威震武林、归隐江湖、收徒教化的亲身经历以及他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这里还讲述了晚清民国的历史风貌,还原了小偷、土匪、镖局、武人,甚至平头百姓的生活侧面。这其中,尚云祥未成名时,狭路相逢名满江湖的飞盗康小八,在夜色中两人翩翩君子般的手,江湖中人侠义般的一送一回头,步步带礼,尚云祥领命捉拿康小八时的那一段对话,直到最后,尚云祥耳闻康小八的死,吐出一句“受一刀喊一刀,是个人物”的肺腑之言,侠者风范尽露于此。还有尚云祥淡泊名利,隐于一间尼姑庵时,礼遇各色武林中人心怀鬼胎的挑衅,他晚年时家境的落魄与凄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对他肃然起敬。

“处世”和“应验”两部分,分别讲述了继承尚云祥衣钵的大弟子韩伯言及韩伯言之孙韩瑜两位大师的武林轶事。韩伯言是形意门惟一一个文武兼备的大师,其人生经历正应了作品题“武人琴音”四个字。自古以来,文武并不分家,华夏文明传延至今,文被一步步拔高,而武却在民国之后淡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一种印记,扑满灰尘。如文中所述,韩伯言半生富贵,半生困窘。他前半生有三件乐事:误打误撞之乐,英雄用武之乐,为人代过之乐,言语之间,这位大师洒脱飘逸的侠气被淋漓尽致地勾画了出来。当然,时值壮年的韩瑜,在如今侠辉暗淡的现代正在以一个苦行僧的姿态,以飞蛾扑火之勇与现代文明鏖战,同样令人唏嘘不已。

江湖之大,非凡凡俗子可尽知。晚清民国曾被写入历史的形意拳一门,更是人才济济,大师林立。譬如尚云祥的师傅李存义,曾以带头大哥的身份率众痛击八国联军;以尚云祥为首,一千武林豪杰入军队教授刀法,以至于谱写出一个辈子在国人灵魂深处的《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徐皓峰的二姥爷李仲轩恪守师训,一辈子不收徒弟,守一技而终老;天生神力,在受了师傅教诲后恪守“守着师傅不打拳”的刘华刚;韩伯言收到两个“门内叫大哥,门外叫大叔”的徒弟刘文慈和乔德明;刘文慈性格暴躁,“文革”时期打抱不平,后因打死两个管教被枪毙,被韩伯言感叹地称为“魁子”;无家无业,近乎流浪的杨国才,每年韩伯言生日时,雷打不动地到场祝贺,最后竟成了韩瑜的干爹。

徐皓峰的《武人琴音》完全打碎了存留在我记忆里的江湖概念,把我从神幻迷离的武侠世界拉回了现实,让我领略了传承上千年的武术之魂和真正的侠者之风骨,看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一个被我们忘却的阶层:武人。更让我失落的是,这个阶层的风骨已经快濒临灭绝。

剥去历史的尘埃,立足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站稳马步,紧握拳头,深吸一口气后,大声地喊出一句:“噫哈!”这才是真正的武林中人。一代又一代的武林宗师,他们为了传承和坚守这一句“噫哈”,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困惑,而如今,我们大概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缅怀武林消逝之殇。

话西游》之上进行考察——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征引、颠覆、讽刺、继承,既是在参与构建庞大的“西游共同体”,又是在形成自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亚文化传统。而“意义”正是在这种文本与文本、文化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介入当中得到表达、完善和发展。

在文本最后,戴着金箍的孙悟空杀死“没戴金箍的妖怪”是颇具象征意义的场景,作为纯粹欲望化身而高呼“我不认输”的妖怪被杀,却依靠紫霞模糊了两个孙悟空的身份区别,“五百年时光、五百年前,五百年后,突然重合到了一起”。在这里,作者显然是在有意模糊“孙悟空”、“猴子”等名词的相互指代,这多少显得有些刻意斧凿,但在内里的精神意涵上,两个“孙悟空”终于合二为一,尽管在“瞪大了眼睛,用最后的力气高喊”向如来挑战之后,他就彻底死掉了。

作者在这里试图传达的意义相当明显,甚至显得有些粗糙。今何在想表达的无非是,对被秩序所约束、建构之“我”的身份的反抗,同时也是对这种反抗所面对的那种几乎不可战胜的既有秩序的反思。这种颇具启蒙意义的主题,在今何在的小说中是以两个“孙悟空”的分裂、复现与彼此交融作为叙事主线而进行的,这条线索不但前后串起了阿瑶、天蓬与阿月、紫霞、沙僧等人的故事,同时也引入了金蝉子与如来赌斗这一更大的叙事框架。其中,每一个人物的故事线索在文本当中都各自发展,尽管作者直陈“我不在乎结局”,但实际上,文本却给每一条线索都提供了具有某种象征性的结局。除去几乎无法描述的“孙悟空”合二为一的场景之外,紫霞投身火火,猪八戒和阿月殁于天火,金蝉子在如来与如来的赌斗中失败而形神俱灭,沙僧试图进入神仙体系之内却终于不得不再一次承认并接受其虚伪本性,阿瑶和小白龙则点出悲剧性结局之外的一点小希望……不同章节的组合看似杂乱,实则理路明确,在不同视角的切换当中张弛有致,小说的结构其实相当清晰完整。

《悟空传》在延续或者参与构建起《大话西游》式语言风格的皮相之下,依旧是在以西游的故事情节来呈现现代意义的个体困惑与成长故事。在文本中,剧情线索看似纷乱,实则各自清晰可辨,而其精神脉络更可以被明确链接到个体觉醒与反抗意识上。大写的“人”的建构取代了“神”,文本意义因此更为深远博大,而现代语境当中具有启蒙意义的情节同样能够征服大批读者。

网络文学评论

■

李 浩

探讨技艺的多重可能

□李 浩

巴尔加斯·略萨曾说过,“小说这个种类有一种无节制的禀赋。小说喜欢繁衍,故事情节喜欢像癌细胞那样扩散。如果作家抓住了小说的所有线索,那作品就会变成真正的大森林。因为小说是在时间里进行的,而时间是无限的。所以我认为,在小说的雄心里有这种要包罗万象的思想。”在阅读张志强的《军事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时,这句话有几次突然地冒出来,让我有了更深的恍然。在我看来,张志强的这部书是阐释并帮助我们理解长篇小说那种“无节制禀赋”的,是对故事繁衍方式的解析与梳理,是对小说技艺的深入言说。

小说的技艺,包括对技艺的研究,在时下文学界依然稀缺,它遭受着可怕而无知的漠视。当然,也造成某些所谓学术书本本的“互文繁衍”或“自我繁衍”,不及物而且陈旧,造成我们的小说写作和小说审美只在相对的低水平徘徊,缺乏高度。书中,张志强借用埃德温·缪尔之口说出他对创作技巧作用的理解,他说,对作家而言,“他可以不知道这些法则,关键是他应当遵守这些法则。”《军事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就是从探讨长篇小说结构模式出发的;从《一千零一夜》中故事生长的空间形式开始。以军事题材为主的长篇在这部书中充当着显要的例证,张志强让理论做到了与具体文本最切入、最本质的贴近,就像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所做的那样。

结构模式这一话题自有它艰深、专业之处,而且很容易变成那种互文繁衍的学术书——然而,在张志强那里,从综合前人经验的基础出发,他

做出了自己的发现与提供。他努力深入并且浅出,致力在学术话题中使用相对日常、直接、质朴的语言,有意将壁垒性的障碍消除,努力让这本学术性很强的书成为写作者可以充分受益的指南。譬如,在“历时性结构模式”中,张志强不仅指认历时性结构模式长篇小说的主要特征、基本模式及创作技巧,还分别以《堂吉珂德》《亮剑》《好兵帅克》《桥隆飙》《我是太阳》《我的兄弟叫顺溜》《吕梁英雄传》《百年孤独》等长篇小说为例详解细说,还配以图示进行更直观的解读。在阅读中,我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如果不是张志强用他的方式向我指认,我对它的认知并不明晰——要知道,结构是埋在故事、细节和语言之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统一在“历时性结构”样式下的直线型结构、鱼鳞型结构、链型结构之间的差别。

“共时性结构模式小说具有‘横断面’的特征。共时性结构具有时间与空间的横断面、事件的横断面、人物的横断面、社会生活的横断面的特征,它是截取某一段时间、某个一事件、某一段生活取其共时的部分予以展现”,在理论上如此阐释当然准确,但,我更想看到鲜活,更想知道在具体文本中,那种“共时”是如何做到的,妙处在哪儿,深入到具体文本中该如何解析,给我和我写作的启发又在哪儿——像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中做到的那样。《军事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满足着我的这一愿望,张志强似乎深谙像我这样的读者的心理,于是一边抽丝剥茧,准确而精确地解析《玉米人》的共时性是如何完成的,《绿房子》是如何完成的,徐贵祥《历史的天空》又是如何完成的……

一曲绿色的主旋律

□陆 生

刘芳的创作始终把讴歌绿色环保作为最重要的主题。几十年过去了,他始终如一,高扬着绿色主旋律,放声高歌,演奏了一曲曲绿色的赞歌。

刘芳《绿色散文精选》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洋溢着绿色的情感,让人感到余音缭绕,回味无穷。他的文字就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在《夜宿“美林”》中他写道:“傍晚,森林静极了,就连喧嚣的松涛也开始入睡。只有身下的绿草中和和清澈的湖水里,还不时地传出几声蛙鸣。小木屋总是香喷喷的,像有人洒了很多香水。仔细寻思,原来是木屋周围的金莲花、走马芹、野百合的花香,趁人们不在意时,争先恐后地从窗口处、门缝间挤了进来,像淡淡的花雾一样把小屋喷洒成一个芬芳的世界。一根根云杉的树枝,伸出毛茸茸的小手,也从刚打开的门窗处伸进来,晃来晃去,或握住你的

手,或摸摸你的脸,人与自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亲近过。”如果不是与大自然零距离的接触,很难写出这么细腻而传神的文字。刘芳常年行走在山峰、树林、草地和湖泊,他对于自然的感受非常个性化,也非常独特。比如,他把林中的月亮比喻成一个顽皮的孩子,不停地与他捉迷藏,“她一会儿爬上树梢,一会儿又在林中慢跑。她忽而露出笑脸,忽而又藏在大树的后边。只要你走过,她就跟着从一棵大树,跳到另一棵大树之间……”其中人与自然的亲密与和谐,充满了诗的律动,让人感动不已。

刘芳对绿色的书写从来不是单纯的吟唱,他总是勾勒出一个个鲜活的个人和群体,歌颂他们为播洒绿色做出的贡献。刘芳的散文,无论把大自然描述得怎样壮观美丽,更突出的仍然是人的

■链 接

作者简介:

今何在,原名曾雨,1977年生,江西南昌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曾出版小说《悟空传》《若星汉天空》、九州系列、《西游记》。2000年,《悟空传》在新浪网庸客棧发表,一面便红遍网络,享有“网络第一书”的美誉。此后,《悟空传》获第二届网络原创文学作品“最佳小说奖”和“最佳人气小说奖”,入选新京报“网络文学十年十本书”,排名第一。今何在也因此入选博库网十大网络写手、“影响中国互联网100人”等。2005年到2012年,今何在与其他科幻作家合作,创立了原创东方幻想架构世界——九州幻想,成为国内知名的奇幻架构体系。

网友评论:

《悟空传》讲的是一个理想破灭的故事。

它讲毁灭,讲失去,讲所有美好的都寸寸成灰,讲无望的挣扎,讲歇斯底里的挣脱,讲青春,讲梦想,讲所有正在逝去或已经逝去去总之都会逝去的年华里,老去的心。

《悟空传》有一点落寞,有一点迷茫,有一种喋血的疯狂。而这也也许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年纪,站在某个特定的路口,才会若有所思。

《悟空传》是给那些梦想将要破灭却还使劲挣扎着的人的一个故事。

——网友 Cecilia Fu:《〈悟空传〉到底是怎样一本书?》

孙悟空注定是一个经典的革命者形象:无论是吴承恩的《西游记》,还是后世拿经典开刀时势造英雄的周星驰《大话西游》,或者是后来随榕树下与清韵天马行空杀出重围的今何在《悟空传》,他是绝对的民主、自由的标杆性象征。他藐视权威,权威在他面前也都听话得像乖孙子,满天神佛星斗,只有他敢挠手笑骂一声“玉帝老儿”,只要如来佛祖没现身,他就当得起上天入地所向披靡无人能敌的称颂。

——网友宋阿慕:《从黄粱一梦里醒来的悟空如你如我》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缺乏英雄,但也沒有永远的英雄。

在自以为是的神仙和无知无觉的凡人之中,英雄等于异类。或者早夭或者磨折了灵魂。

我宁愿齐天大圣在大闹天宫时百战而死,神形俱灭……至少那时候,他是英雄,是“斗、战、胜”不是“佛”,是藐视天庭、拳打金刚、毁神灭道的伟大妖孽。

今何在的《悟空传》给了我一个完整的英雄,永远将不顺毛的孙悟空。

悟空死了,齐天大圣死了……世界安静了……但能安静多久?

500年后,会不会有另一个石破天惊、横空出世的XX大圣?

——网友anna:《读今何在《悟空传》有感》

张志强给我和我们指认路径,并时时提醒,停一下,此处的风景值得留恋,值得思忖。

在读到张志强说《绿房子》“作品每一部开始之初,叙事的焦点都凝聚在圣玛丽亚·德·聂瓦镇和圣地亚哥河上。在这两个空间上展开故事的叙述,而后,叙事者以变化多端的的手法将其他不同的空间形式不断穿插、铺设,时间的转换与空间的变动都是以并进的方式进行的”时,我似乎感受到一击,之前横在我和《绿房子》之间的高墙一下子倒塌了,我得以在其间顺畅穿行,甚至小有得意:我进来了,我得到了。

我不想忽略掉零时间结构不提,因为在这里,我读到了那种心有戚戚——我曾多次思考过文学中出现的“时间”以及“零时间”的问题,但我对这个概念完全无知,也更不了解结构;我完全处在一种自发状态,只有随心、体味。阅读张志强的这本书时,我恍然,会心,并时时勾起我的创作欲望——在我看来,一部能够勾起创作欲望的小说肯定是弥足珍贵的好小说,而一部理论书,能有如此的效果,在我的经历中还不多见。

张志强的《军事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在梳理军事长篇小说结构特点的同时,也精心指出了某些不足,譬如英雄叙事中的简单化倾向:1.一个农民受到了战争的威胁与损害;2.他参加了一支反侵略的队伍;3.他成为了英雄。譬如小说创作观念陈旧、重复、仿造现象普遍,缺乏内在刻画和思想深度,缺乏更精心、更具技术性的写作手法……我认为,这部书的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的,张志强希望通过结构模式研究为文学尤其是军事长篇小说的写作提供技术辅助,延伸技术的可能,正如他在第一章中所说:“军事长篇小说创作有着一批活跃的创作队伍,特别是现当代以来,军事长篇小说的创作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影响,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在国内有着众多阅读群体的优秀作品。我们认为解构、剖析这些作品,研究其基本的结构模式对于当代军事长篇小说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我相信,这个实践意义,不仅仅只针对于军事长篇小说,它应是具有普遍性的。

故事和主题、人的情感和信念,他的散文也塑造了众多感人肺腑的英雄形象。

在《野人小记》中,作者对野人张侯拉有这样一段描述:“一到山西保德,人们都在讲述着同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们那里有一位穴居山洞的‘野人’,抛下妻室儿女,离群索居,到最荒僻的九塔山上植树造林,然后把全部的绿树毫无代价地献给国家,直到87岁的高龄仍在造林不止……县委为了表彰他的功德,在九塔山顶顶为他立了一座丰碑,上面镌刻着他一生的事迹。北京一位雕塑家自费到保德为老人塑了一尊像。对于这些众多的褒奖,他只是轻轻地一挥手:‘太可惜了,又占了一块好地,要不能栽几棵树呢!’”在刘芳的笔下,这种为环境保护献身的人,这样把利禄功名视为身外之物的贤者比比皆是。刘芳几十年坚持不懈的绿色散文创作和他对环保人物的礼赞,恰恰体现了他对这些英雄的敬慕。

当下中国,环境污染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对此,我们不仅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身体力行地保护环境,也需要更多的像刘芳这样的“绿色作家”,唱响保护绿色的主旋律。